



走进新疆石河子市

□孙同林



去年年底,我有机会去了一趟新疆石河子市,参观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博物馆。

我对石河子的最初了解,是学生时代读艾青的《年轻的城》:“我到过许多地方,数这个城市最年轻,它是这样漂亮,令人一见倾心,不是瀚海蜃楼,不是蓬莱仙境,它的一草一木,都由血汗凝成……”从那时起,我对石河子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我们一行是从呼图壁县城去往石河子市的。“导游”孙健是如东县的援疆二代,在呼图壁县曾先后担任过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县建设局长、县教育局长等职务,对这里情况颇为熟悉,算得上一位资深导游。

上午8点多钟,我们从呼图壁县城出发,小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速行驶。新疆的原野是真正的原野,一眼望不到尽头,白茫茫的都被雪覆盖着。同行的小宗想从窗户上看看飞逝而过的风景,因车玻璃上结满冰花,她用纸擦,擦过后立即又糊了,想是车内外温差太大了。手机上显示:车内温度10度,室外零下17度,只能望玻璃兴叹。几个人正感慨间,忽见车前玻璃处出现一块红色字牌:军垦第一城。

石河子市到了。

孙健告诉我们,石河子市曾经“只有车马店、卖馕的几户人家,除了北面芦苇地,到处是荒滩戈壁”。当年,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没有大型机械的情况下,兵团

人硬是靠着一股精神,以人拉肩扛的方式,在荒滩戈壁上建成一座城市,“石河子市是兵团人在平地上建成的”。70多年来,经过几代兵团人的接续奋斗,石河子已经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城。

入馆处有一行字:当祖国需要我的时候。

文字虽然简朴,读来却使人振奋。多少兵团人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把一切热血乃至生命都奉献在屯垦战斗中。

博物馆内陈设着许多珍贵的史料,有雕塑有图片有实物。有屯垦人刀耕火种垦荒的大场面,有屯垦人住的地窝子,有屯垦人使用的各种近乎原始的劳动器械,有屯垦人穿过的补丁纳补丁的破衣服……其中有一个故事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谈资。

1949年11月,新疆和平解放不久,王震便向中央建议,要想使新疆长治久安,必须走屯垦戍边这条路。有人提反对意见,当年左宗棠在新疆曾经搞过部队屯田,但没有能摆脱“一代而终”的结局,担心这种做法会步前人后尘。也难怪人们担心,因为解放初期,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部队明确规定汉族军人不得与少数民族妇女结婚。这就大大限制了部队官兵的婚姻范围。屯垦部队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已超过结婚年龄,却很少有人成家,甚至连一批中年干部都没有妻室。

王震将军总结前人的教训,说了一句

很普通、很现实,也很感人的话:“没有老婆安不了心,没有儿子扎不了根。”

因此,早在部队进军新疆途中,王震就在陕西、甘肃、新疆招收了1000多名女大学生入伍,编入第一兵团第2军教导团,为屯垦新疆埋下了伏笔。

后来,王震在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时算了一笔账,整个新疆部队的男女比例是160:1,而30岁以上的未婚男女比例是300:1,个别师团的男女比例达到500:1。要使新疆长治久安,让军人在这里屯垦,没有妻室,全是光棍,后果不堪设想。

不久,中央做出决定,允许新疆军区从内地招收未婚女青年参军,解决大龄官兵婚姻问题,支援新疆建设。

王震跑到第22兵团石河子垦区的农田里向官兵宣布:“同志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和党中央同意我们到内地招一大批女兵来,到时候保证给你们人人都娶个好媳妇。”他的话让屯垦人员吃了颗定心丸。

1950年秋,王震又派熊晃带团到湖南招收女兵。王震直截了当地对熊晃说:“你到湖南去,招一批女兵来。我们湖南妹子打得赤脚吃得苦,现在不打仗了,女同志越做越好。”王震还给湖南负责同志黄克诚、王首道写信,请他们帮忙。王震在信中说:“在湖南招收大量女兵,十七八岁的未婚女青年,有一定文化的学生,不论家庭出身,一律欢迎,动员她们来新疆纺纱织布,生儿育女……”

王震将军为屯垦戍边写就了一段“8000湘女上天山”的神话,这些湘女在新疆与老兵组建家庭,成为荒漠戈壁上的第一代母亲和现代文明的传播者。

由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视和各地政府的支持,除了湖南的妇女大量入疆之外,山东、河南、四川、北京、天津、湖北、江苏、上海等地的妇女也纷纷来到天山南北,成为一代援疆建设的楷模。

让屯垦军人在新疆扎根,是王震将军彪炳千古的功绩。

1965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毛泽东在接见军队高级将领时,对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说:“你不仅是屯兵边陲的大将军,也是一位最伟大的红娘。”

在博物馆内,我们也看到左宗棠等人的塑像,这些边疆屯垦先驱,为新中国军垦人树立了榜样,其精神光照千秋。

石河子军垦博物馆记录了石河子的艰难与辉煌,现在已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事实上,石河子本身就是一座继承和弘扬军垦精神之城,满满的都是财富。

离开石河子的时候,我回望高大的王震将军塑像,心里咀嚼着军垦博物馆入馆处的那句话:当祖国需要我的时候。



寻常巷陌

衰落的亲情圈

□陈君佑

我们姐四人天各一方,在职场各忙各的,几年都难得相聚一回。后来,父母离世,“根”没了,这个“大家”似乎也随之散了,姐弟之间越走越远,至于晚辈间更是不相往来。

我们有个“大家庭”微信群,有三十来号人,但群里活跃的基本都是我们这些“老还童”,孙子辈的常年“不冒泡”,偶有露脸的也是来抢红包的,因为不具真容、真名,谁抢了红包,老人还是云里雾里地“对不上号”。

我们这代50后,每家只有一个孩子,亲情圈狭窄,亲情感强烈。为抢救“家族文化氛围”这份遗产,我早在春节就在群里郑重发出通知,要求诸兄姐利用春节放假的良机,携全家老小回老家省亲,并特别强调“一个都不能少”。

春节到了,兄姐们承载着使命从各地归来,但晚辈们没有到全,“不来自有不来的理由”“不来就是最大的理由”,无需不知趣地多问。

阔别许久,“大团圆”的氛围并没有预料的那般浓郁。老一辈的闲聊着家常往事,领着儿孙挨个叫人、认人,年轻的碍于长辈的情面,心不在焉地跟着“履行义务”,惜字如金,找不到共同话题。“认亲”仪式过后,儿孙们照例各自捧着手机放“低头族”,与长辈、亲属如同陌路人。

团圆饭开始,席间,我向儿子、儿媳使眼色,让他们向长辈、兄姐敬酒,儿子低声嘀咕:“还搞得那么庄严、仪式感?”倒是儿媳还算有点灵性,顺从领情。我知道她是碍于我这个做公公的面子,她要是我女儿,八成也和儿子一样的态度。饭后,“树”未倒,“猢狲”已散,一个个“躲进小楼成一统”。

此情此景,不禁令我想起儿时的手足情深。小时候,我们最喜欢串门走亲戚了,外婆家、二大姑、三大舅,不嫌路远地到处跑,长辈们也都爱“被打扰”。而今,交通方便了,通讯发达了,天南海北、隔洋跨海都变成了“地球村”,然而亲戚间的互动却越来越稀少,陌生感不断加深,印象日渐模糊。那时家长里短,首先想到的是亲戚相帮,而今一代不再亲,二代无往来,三代不相识,习惯和传统丢了,血缘关系变成了名义关系,遇事首先想到的是朋友、同事。

亲戚圈一天天缩小,走向末途的原因,一是户籍的放开、城镇一体化的形成,人脉关系广了,打破了原来的文化生态环境,地缘元素日渐消失,远亲不如近邻,自然感情淡漠了。二是生活条件好了,需要亲戚帮忙的事少了,亲戚圈子的价值日渐衰减。三是时代节奏快了,年轻人生活工作压力大,上班一团火,回家一支箭,亲戚逐渐变成了“外星人”。

写到这里,想起一个狼文化的故事。狼都有一个亲情圈,就像一个独立的城邦,但这个城邦又与不超过另外三个城邦发生外延交叉,城邦的封闭有利于家族情感的稳固,外交有利于狼文化的交流和种群的进化。这个狼群圈理论值得我们人类借鉴,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守”与“放”的度。



童年的味道 许聪摄

陪曾孙女放风筝

□田汉臣

小蜜蜜每从苏州回来,看到家中墙上挂着五花八门、煞是好看的风筝陡生好奇,吵着嚷着打破砂锅问到底:“太太!这是什么?怎么这么好看?老是挂在这里有什么用啊?”巧的是,这次回到家里正是“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的时节,便对她说:“太太这次一定会满足你的好奇心,走,我们放风筝去!”

拣日不如撞日,这天不仅阳光明媚,万里无云,还赶上6级东南风。我们一家子带着风筝,牵着小蜜蜜径直赶往银杏埠子天然放飞风筝的场地。赶巧的是当天我的老鸽友们也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我带来的“八大仙人”“七助联”,在放风筝高手徐瑞成的协助下,像支离弦之箭,扶摇而上,直冲云天。风筝在空中轻盈灵动,翩若惊鸿,云端醉舞,摇曳生姿,与其他鸽子争奇斗艳,在天空中组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画面。那悦耳动听的哨声汇成了一组美妙的交响乐。小蜜蜜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抚掌大叫,拉着我的手连声说:“太好看了!”此时此刻的场景,正应了郑板桥的那首诗:“纸花如雪满天飞,娇女千秋打四围。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

风筝之所以有个“筝”字,是因为放风筝时,哨口会发出像筝一样的响声。明代陈沂《询刍录·风筝》云:“五代李邺于宫中作纸鸢,引线乘风为戏,后于鸢首,以竹为笛,使风入竹,声如筝鸣,俗称风筝。”

旧时放风筝是为了敬菩萨——天官赐福,唱天戏——风调雨顺,保太平

——国泰民安,强身体——舒筋活骨,能避邪——驱逐邪念(气),乐人间——赏心悦耳。放风筝,除了这些,还能休闲怡情,增强体质。

如东是“中国风筝之乡”,中国四大风筝产地之一,其中板鹞为全国仅有。2006年,板鹞风筝制作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东板鹞是南通风筝的代表,带响的风筝从宋朝开始保留至今。经过不断传承创新,如今花样繁多,放飞形式呈现多样化。我们这些放风筝的人群中不乏专业老手,他们从鸽子的制作、哨口雕刻、粘贴、鸽尾搓制,鸽子与鸽尾的比重都有讲究(6~8级风,鸽身与鸽尾的比重是1:1,鸽尾重了不上天,轻了在空中会左右摇摆,甚至翻筋斗)。现在鸽子市场很活跃。风筝节那天,洋口放飞场品种繁多,目不暇接。童店银杏埠子有好几个鸽子大户,我都拜访过。家里有大小鸽子七八个,都是自己制作,还有搓鸽尾的专业户。

我家放鸽子也是祖传,我父亲在未婚之前自己制作的精美鸽子放飞天空,从如东背到南通县庆丰外婆家,成为美谈。我小时候第一次放飞的是茅草鸽。用两根对称的茅草,取长方形纸一张,十字交叉穿插好,在中间用线一穿,随风就上了天。后来又在父亲指导下,用4根50厘米芦柴和4根20厘米小芦柴扎成长方形,用红纸四面糊起来,两头空着不用糊,形似古时的灯笼,用一根线系在灯笼一个角上,遇风上天,俗称放灯笼,后又放板鸽、七助联、七助联。

放风筝是中国民间广为盛行的一项传统体育运动,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有强身健体、防病治病的作用。放风筝时,手、腕、肘、臂、足等各个部位都在做着不同的运动,人体处于挺胸抬头的状态,进而使全身得到锻炼。正所谓“牵一线而动全身”,非常适合中老年人参与。因为放风筝时眼望天空,头向后仰,使颈部的肌肉得到放松,促进颈椎、脊柱的肌张力,保持韧带的弹性和椎关节的灵活性。石甸有位老人名叫江良庆,已过古稀之年,虽患癌症,但他有个好习惯,即有风放鸽,无风打牌,现在身体仍较健康。他说放鸽时忘掉年龄,忘掉疾病,忘掉一切,就没病了。

古人认为放风筝的最高境界,放中相牵,一线相连。未放之时,如马卧槽。放飞之后,就如同进了赛马场,要精神抖擞,把线看成缰绳一样拽紧,如同驯马一样,然后望天入境,随飘移而前后奔走,好像自己也飞起来似的。放风筝时,大脑高度集中,无疑能消除人的内心杂念,极目蓝天,心胸也会感到无比开阔。

一晃快下午4点了,小蜜蜜看着我们收回了鸽子,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风筝场。她说要把今天放风筝的事儿告诉幼儿园的小朋友,让他们与自己一同分享“放飞”的快乐!

放风筝是中国民间广为盛行的一项传统体育运动,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有强身健体、防病治病的作用。放风筝时,手、腕、肘、臂、足等各个部位都在做着不同的运动,人体处于挺胸抬头的状态,进而使全身得到锻炼。正所谓“牵一线而动全身”,非常适合中老年人参与。因为放风筝时眼望天空,头向后仰,使颈部的肌肉得到放松,促进颈椎、脊柱的肌张力,保持韧带的弹性和椎关节的灵活性。石甸有位老人名叫江良庆,已过古稀之年,虽患癌症,但他有个好习惯,即有风放鸽,无风打牌,现在身体仍较健康。他说放鸽时忘掉年龄,忘掉疾病,忘掉一切,就没病了。

古人认为放风筝的最高境界,放中相牵,一线相连。未放之时,如马卧槽。放飞之后,就如同进了赛马场,要精神抖擞,把线看成缰绳一样拽紧,如同驯马一样,然后望天入境,随飘移而前后奔走,好像自己也飞起来似的。放风筝时,大脑高度集中,无疑能消除人的内心杂念,极目蓝天,心胸也会感到无比开阔。

一晃快下午4点了,小蜜蜜看着我们收回了鸽子,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风筝场。她说要把今天放风筝的事儿告诉幼儿园的小朋友,让他们与自己一同分享“放飞”的快乐!

情感驿站

江海采风

“庄稼田”的变迁

□康晓婷

上世纪80年代,对于“小康”的认识,在我们海安农村是这么定义的,“小康小康,有荤有素,有菜有汤”“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住土房,住楼房,今后还要住洋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都是广大农民用朴素的顺口溜,从衣食住行等方面形象地描述着对幸福生活的向往。40年间,海安农村面貌日新月异,农业基础日益坚实,农民收入逐年提高。现在他们是这么说的,“种粮种菜,有吃有喝,有穿有戴”“两层改三层,三层改四层,住得宽敞,过得顺心”“田里机械化,村里电气化,村里城市化,数着存款慢慢花”。40年,海安农村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共同致富之路。今天,我们就从老百姓身边的“庄稼田”说起,看看这条路到底是怎么走的。

第一块田:“棉田”变“桑田”,破茧成蝶。海安农村的变化是从打破计划种植的框架开始的。提起“缩棉扩桑”,上一辈人肯定是有深刻印象的。80年代之前,海安西南部的黄桥老区雅周片主要以种植棉花为主,但是这儿地处高沙土,不适宜种植棉花,所以产量一直不高,导致农民收益低。直到1980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了、观念转变了,尝试在雅周高沙土地区缩棉扩桑1万多亩,带来经济效益后在全县推广。可以说,“缩棉扩桑”是海安改革开放以来对农业产业结构进行的第一次大范围调整,这一块“桑田”在给老百姓增收致富的同时,更是开启了海安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现在,海安是全国著名的“湖桑之乡”“茧丝绸之乡”,形成了制种、栽桑养蚕、蚕茧收烘、缫丝、绢纺、织绸、服装一条龙生产经营体系,成为海安一个重要的“富民产业”。这些年,这块“湖桑”田不仅在海安让群众受益了,在龙头企业鑫缘茧丝绸集团的推动下,还先后在广西、江西、安徽、陕西等省区实施产业扶贫带动了农户增收。

第二块田:“小田”变“大田”,土里刨金。“土生金”是传统五行理论之一。千百年来,“土里刨金”也是广大农民的一大梦想。秋葵,一种绿色健康蔬菜,被称为“植物黄金”,由于其口味清香、营养丰富,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也逐渐走上了老百姓的餐桌。八九月份是秋葵上市的季节,如果来到海安白甸镇施南村疏通家庭农场,就会看到80多亩的秋葵喜获丰收,工人们穿梭在田地里采摘成熟果实的繁忙景象。疏通家庭农场主杨钟明,2019年辞职创业,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海安流转土地种植秋葵。因为外地秋葵来海安最起码要经过24小时以上运输才能到达市场,而海安本地每天当天采摘,当天就能上市,新鲜度非常好,不需要冷藏保存,所以销量很好,一年能有一百多万元的收益。农户有了土地流转的收益,同时还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忙的时候一天能挣100多元,一个月能挣几千块钱。同样的场景在海安开发区爱凌村也正在上演,爱凌村流转2850亩土地成立5个家庭农场,1家村集体农场,建有500亩桃、梨等优质水果种植基地,可谓土地流转“转”出了一片好“钱”景。

第三块田:“粮田”变“良田”,高产丰收。“手拿一把刀,躬身弯下腰”“面朝黄土背朝天”“弯腰弓背、挥汗如雨”,是过去传统的农业生产耕作模式的写照。但是,现代化的耕种模式可不是这样子了。走进海安开发区品建村30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田成方、路成网、沟相通、渠相连”,道路通直、条块分明、阡陌纵横,满眼绿意连成片,蔚为壮观。高标准农田实现精细化灌溉、智能化管理、生态排水循环回收利用,烘干中心、仓储中心整体配套,无人机遥感技术一天就可以完成施肥,这些先进科技的应用和智能化农业机械都为传统农业转型注入了新动能。而就是这块地,在2020年10月之前还是棚户、荒地,通过集中改造成了村民的“福”地。“好粮卖好价”,有了这块“福”地,品建村村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村集体也获评“南通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培育户”。可以说,政府投资建设高标准农田,就是为了让农业高质量发展,让农田长治久安,无忧无患,让农户年年受益,世代安居乐业。

简而言之,就是发生了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深刻转变。

素朴之美

□吴翰

前往上海采风的大巴上,坐着一位戴毡帽的年轻人,他不声不响地靠在最后一排合目养神,毡帽扣在脸上。当他摘下帽子的时候,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位鼻梁挺直、眼窝深凹,炯然有神的面孔,他就是如东籍的古家具修复大师李兵。

很多时候只有一块木头、一盒油脂、一只狗、一把刻刀陪伴着李兵,他钻研传统家具的文化历史风格谱系,分辨古旧家具的材质、器型及制作手艺……他从明清家具中汲古开新,祥云瑞兽、龙凤狮象等走入了他的条桌椅凳、书案茶几。这位来自如东农村的小伙子,十七岁开始做木工,后经师傅介绍与收藏大师戴富根结缘,走上修复古家具的路。他学到的不仅是修复手艺,还有对传统家具和传统文化的理解及传承。

第二次拜访李兵是陪一位画家配砚台盒子。盒子是粗糙的楠木,瓜仁红的色彩显得庸俗而廉价。李兵拿出半盒蛋黄的素油